

故事与梦想 传统与未来^①

——《亚利桑那菲尼克斯意味着什么》中的“魔法师”形象和口述传统

刘克东

内容提要: 故事以简洁的语言幽默、诙谐地讲述了印第安保留地青年维克多在好友托马斯·生火的帮助下将客死凤凰城的父亲遗体运回保留地的经过。描述了印第安保留地上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保持传统、崇尚冒险、主动与美国主流文化交流的主题和生活态度,强调了口述传统的重要性,塑造了疯狂、外向、爱讲故事、爱梦想的“魔法师”托马斯·生火形象。维克多和托马斯的关系是整个保留地人际关系的缩影,两人共同历险的成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步,预示了印第安保留地的美好未来。

关键词: 谢尔曼·阿莱克西 魔法师 成人仪式 口述传统 故事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07)06-0018-07

谢尔曼·阿莱克西(1967—)是一位美国土著作家,是美国文坛崛起的一颗新星,被誉为“年轻一代印第安作家的先锋”,(邹惠玲,2001:20)1996年被《格兰塔杂志》评为“美国四十岁以下最优秀的二十位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发表在《骑士》、《肯尼亚评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纽约时报杂志》、《犁铧》、《故事》等文学杂志上。阿莱克西的作品以其复杂的故事结构、巧妙的人物刻画和幽默的语言著称。

1967年,阿莱克西出生于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地区。他在斯波坎印第安保留地中的威尔皮尼特镇长大。1998年的《纽约时报杂志》报道说,阿莱克西“在穿尿裤时就开始阅读《超人》的故事,十二岁前就将威尔皮尼特学校图书馆的书读了个遍”。

1991年阿莱克西获得华盛顿州立大学学士学位。受他的大学老师、诗人阿莱克斯·郭(Alex Kuo)的鼓励,开始从事写作。1992年,纽约的悬垂出版社(Hanging Loose

Press)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合集:《梦幻舞蹈业》(*The Business of Fancydancing*)。

到目前为止,阿莱克西已经出版了十本书,包括诗集《登月的第一个印第安人》(*First Indian on the Moon*, 1993)、短篇小说集《世界上最牛的印第安人》(*The Toughest Indian in the World*, 2000)、长篇小说《保留地布鲁斯》(*Reservation Blues*, 1995)等。

20世纪90年代末,阿莱克西制作了电影《狼烟》(*Smoke Signals*, 1998),这是第一部由印第安人担任编剧、导演和制片人的影片。电影是根据短篇小说《亚利桑那菲尼克斯意味着什么》(又译《凤凰城》)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Say Phoenix, Arizona”)改编的。

^① 本文在2006年6月南京大学“当代英语国家文学文化视角”研讨会上宣读,得到徐州师范大学邹惠玲教授指点,作者对论文作了修改,在此对邹惠玲教授表示感谢。

《亚利桑那菲尼克斯意味着什么》讲述的是印第安保留地上两个男青年的一次“远征”历险。维克多为了去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处理父亲的遗体、运回骨灰而不得不带上托马斯·生火。故事回顾了两个青年之间的关系、托马斯和维克多的父亲的关系、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接触等,反映了印第安保留地的生活、印第安人的传统以及他们对白人、政府和生活的态度。

《凤凰城》描述了印第安保留地上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贫穷、颓废,尤其是其成员内部的疏离、隔阂及保留地与外部世界的隔离。小说刻画了托马斯·生火这个“疯狂”、外向、乐观、爱讲故事(口述传统)、爱梦想的“魔法师”(Trickster)形象,^①预示了印第安保留地的美好未来。

一

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就命令军队驱赶大批印第安人长途跋涉迁往保留地。长途跋涉,加上严冬天气,很多人饿死、冻死、病死在路上。如1838年至1839年,一万多名切诺基印第安人被士兵用刺刀逼着从美国东南部迁往俄克拉何玛州的保留地,在严寒中步行九百多英里,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或失踪在路上,后来,他们走过的路被称为“切诺基血泪路”。(Macdonald et al: 61)内战之后,白人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白人的移民潮对印第安居民造成极大的冲击。19世纪60年代的拉若弥合约限制了苏族的游牧,白人大量屠杀北美野牛,导致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饿死。1890年发生的伤膝事件屠杀了数百印第安人。^②1887年通过的《道斯法案》,名为保护印第安人的土地所有权,实则意在剥夺其保留地上的土地(Larson: 11),至1934年,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丧失了四分之三。^③

印第安保留地的生活是穷困、潦倒、落魄的。许多印第安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保留地

的生存状态:贫穷、萧条,人与人之间相对孤立,与外界也不相往来(王建平、郭巍:456; Momaday; 邹惠玲:20-21)。在《凤凰城》中,这一状况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维克多要去菲尼克斯处理父亲的后事,到部落委员会借钱,费了很多口舌,却只弄来一百美元。“维克多一分钱也没有。而保留地里又有谁有钱呢?除非是卖香烟和焰火的人。他可以去取他父亲存折里的钱,但首先他需要想办法从斯波坎去菲尼克斯。维克多的母亲和他一样贫穷,其他亲属也帮不上什么忙。”(Alexie: 442)^④最后,维克多不得不接受托马斯的帮助,才得以乘飞机去了凤凰城,取了父亲银行账户中的几百元钱,将他已经腐化的遗体火化后,开他的卡车走了十多个小时后将骨灰运回保留地。

保留地上,人们的生活节奏缓慢、慵懒,没有一丝生气。当维克多和托马斯开车回到保留地时,“部落里的人醒来了,准备一天的劳作,吃早饭,看报纸,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Alexie: 451)正如托马斯所言,“这里一切都死气沉沉的,我已经厌倦了。”(Alexie: 451)人们看不到希望,于是借酒浇愁,将蓄积的能量转移到暴力、犯罪上去。

正因为整日无所事事,多数印第安人酗酒、滋事。维克多后来也说:“他和别人共同拥有的只是酒瓶和破碎的梦。”(Alexie: 451)他们采取的是完全消极的人生态度。有一次,维克多喝醉了,还把托马斯给打了一顿,好多孩子都在场,却没有人阻止他,直到诺尔玛·千驹路过那儿,才把托马斯救下来。

维克多和托马斯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却

① Trickster, 又译恶作剧者。参见方红:《美国猴王——论杰拉尔德·维兹诺与汤姆婷塑造的恶作剧者形象》,载《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第58页。

② 欧洲殖民者到达北美大陆后不久就开始对印第安人镇压、屠杀,“短短几百年间,北美印第安人由三千万锐减到几百万。”参见邹惠玲:《绿绿的草,流动的水:印第安历史的重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40页。

③ 参见 Robert L. Lee. “Native American Reservations” i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④ 小说中引文均为笔者所译。

越来越疏远。这也反映了保留地上印第安人之间的疏离与漠然,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很少和外界联系,以至于托马斯在飞机上和白人女运动员攀谈时,维克多会嘲笑他,替他觉得丢人。

二

“魔法师”这一形象实际上在很多神话故事中都有,如斯堪迪那维亚神话、古希腊罗马神话、非洲神话、北美印第安神话等。^①“魔法师”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神,还可以是飞禽走兽。印第安神话中的“魔法师”又可以表现为神鸦、郊狼、兔子、老人等。他们“狡猾、欺骗、敢于妄想、无所不为”。(刘海平、王守仁:44)“魔法师”能够变换身形,穿越时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王建平、郭巍:456)

[他们]不正经,四处游荡,捉弄别人,像孙悟空一样随时能变形;既作恶,又行善,既是人,又是神,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既是文化英雄又是流氓恶棍;有时他循规蹈矩,简直是部落的榜样,有时又寡廉鲜耻,亵渎神明。虽然性格复杂多变,但总是四处流浪,总是饥渴,总是滥性。他身上的多面性,集中体现了印第安人对人性的理解。……这一形象融神奇、怪诞、巫术、幻象等为一体。(郭洋生:3)

托马斯就是一个典型的“魔法师”,他幽默、滑稽,爱捉弄人,敢于幻想,行为怪诞,充满幻象,创造故事,荒原杀生。当维克多问他是怎样知道维克多父亲的死讯的,托马斯说:“我从风中听到,我从鸟鸣声中听到,我在阳光中感觉到,还有,你妈妈刚才在这儿哭呢。”(Alexie: 444)当他被体操运动员问及身份时,维克多自我意识很强地回答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印第安血统,而托马斯则说“我可不是,我妈妈这边是魔术师,我爸爸那边是小丑”。(Alexie: 447)

人们讥讽、疏离、排斥爱讲故事的托马斯,认为他是个疯子,后来甚至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他讲的故事也没有人听。

人们对他的轻蔑也不无道理,因为他很低能,毁灭生命。在从凤凰城开车回保留地时,维克多开了十六个小时车,安然无恙,而托马斯刚接手就把在内华达州看见的唯一一只野兔给轧死了,他说:“我怎么也不能相信,……你开了一千英里,挡风玻璃上连个甲壳虫都没有撞死,我只开了十秒钟,就把内达华州唯一的活物给轧死了。”(Alexie: 450)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小丑给保留地带来了希望。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印第安人形象:乐观、幽默、富于幻想,而且是一个敢于付诸实践的人。他梦想成为武士,于是他就到了保留地外的斯波坎瀑布。他梦想飞翔,于是就从部落学校的房顶上飞了下来,虽然折断了胳膊,而且只在空中停留了一瞬间,但是这已经足够了。他已经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已经在空中飞翔过了。保留地的孩子们都嫉妒得不得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这等勇气:“那个瞬间他在空中停留,远远高出其他所有的印第安男孩。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疯狂做出同样的举动。”(Alexie: 449)

托马斯敢于将梦想付诸实践的勇气是他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他为部落其他青年做出的榜样。他这个小丑形象逗人发笑,给保留地带来了希望。“当人们已经陷入绝望,也许笑脸对他们更合适……释放忧伤、引人发笑、启迪创造、清除恐惧。”(Lincoln: 50)

确实,与其他印第安文学作品相比,《亚利桑那菲尼克斯意味着什么》表现出明显的乐观主义精神,其中托马斯起到了重要作用。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及保留地与白人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印第安文学作品探讨的主题之一。典型的例子是印第安文学文艺复兴领军人物莫马黛1969年获普利策奖作品《黎明之屋》。主人公阿贝尔(Abel)^②受了战争的刺激,复员后不能适应保留地的生活,整日酗酒,为了释放蓄积已久的压抑,他在殴斗

^① 关于“Trickster”的更多资料,参见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② 又译亚伯,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之次子同名。

三

中失手杀了白化病斗鸡人；他和来保留地温泉疗养的白人安吉拉发生性关系，释放压抑。他到城市去工作，却不能适应那儿的生活，最后被老板解雇，只得又回到保留地。小说体现的是部落成员之间及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隔阂和疏离，印第安人处处受挫，与白人社会格格不入的局面。最后，主人公阿贝尔回到了保留地、回归了印第安传统，从印第安人和白人社会交往的角度来说，这个结局带有浓重的悲观色彩，不能不说是个失败。^①

与《黎明之屋》相比，《凤凰城》虽然也体现了一些隔阂、疏离和消极态度，但是，托马斯·生火幽默、自信的言行举止和所作所为给整部作品带来明快向上、积极乐观的基调。托马斯通过实际行动使维克多感到温暖，理解了传统和团结互助的重要性；他主动和白人交流，没有自卑感，把自己和白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体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及同白人主流文化平等交流的向上精神。他在飞机上自然、平等地和白人女运动员攀谈，谈时事，开玩笑，模仿体操动作，全然没有一点局促、不自信的感觉：“维克多真的想从飞机上跳下来。托马斯，这个留着脏兮兮小辫子，豁牙露齿爱讲故事的印第安人，竟然在一个漂亮的奥运会女运动员调情。保留地上有谁会相信呢？”（Alexie：447）维克多的自卑、局促与托马斯的自信、开朗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彰显了托马斯的民族救星的形象。

托马斯与白人自然、自信的交流使他发现并不只是印第安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白人之间也不总是平等的，他们在飞机上碰到的白人体操运动员就是因为美国因政治原因抵制奥运会而失去参赛机会，进而对政府心存不满的。

托马斯完全将自己看作与白人平等的生命体和社会成员，不像维克多那样自卑、自闭，是一个积极的形象。

讲故事，即“口述传统”，是印第安部落历史、文化得以继承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具有重要意义，是全体部落成员的财富，这种文学形式得以代代相传是每一个部落成员的责任。另外，讲故事还具有治疗人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各种病痛、创伤，使部落成员和睦相处的作用。（刘海平、王守仁：456）

《凤凰城》中，多数印第安人脱离了传统，却又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② 而托马斯则是传统的代言人，一出生就成为孤儿的他那讲不完的故事就是印第安传统的象征：

“我父亲在二战期间死在冲绳岛——为这个国家战死沙场，而这个国家此前却一直想置他于死地。我母亲是在生我的时候死的，我刚脱离她的身体她就死了，她是用最后一点力气将我推入这个世界的。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所拥有的只是故事，我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熟悉这些故事了。我学会一千个故事的时候，连一千步路还没有走过呢！故事是我的全部，我唯一的能耐就是讲故事。”

谁停下来听，托马斯·生火就讲给谁听，后来，没有人听了，他还是在讲。（Alexie：452）

从叙述的顺序来看，父亲二战时战死，托马斯应该是遗腹子，而生他的时候妈妈又死了，他又没有兄弟姐妹，托马斯实际上是个孤儿。似乎，这种情况下他什么都不可能继承，但是他却在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熟悉部落的故事了。这又一次验证了他“魔法师”的角

① 尽管有关故事的结局有不同说法，但是有学者找出大量证据来论证该作品的悲观色彩，甚至说阿贝尔在晨曦中的奔跑是奔向死亡世界的。详见 Charles R. Larson. *American Indian Fictio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8, pp. 82-95.

②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印第安人出现了身份危机，生活在文化夹缝当中。参见 Kenneth Lincoln. *N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0.

色,他是民族传统的纽带。可惜的是,没有人愿意听托马斯讲的故事;他们排斥传统,对现在和将来也不抱有希望。可是,托马斯并不气馁,他一直在讲,他的故事使得维克多和他之间增进了解,了解了死去的父亲的一些事情,也使得他和托马斯之间的友谊又回到昔日的亲密程度。由于托马斯的故事,维克多终于认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也知道了部落成员之间关系融洽、互相帮助的重要性。

《凤凰城》关于“听故事”契约的“光明的尾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旭日东升,维克多和托马斯回到保留地,维克多最终表示愿意听托马斯讲故事,这表明托马斯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预示着部落成员之间关系融洽的未来:

“没有什么会停滞不前,伙计,”托马斯说,“一切都将继续。”

托马斯·生火下了卡车,向他的房子走去。维克多启动了卡车,开车回自己家。

“等等,”托马斯突然从门廊上喊道,“我只想请你帮个忙。”

维克多把卡车停下,脑袋伸出车窗。

“什么忙?”他问。

“我下次如果赶巧儿在哪儿讲故事,你能不能停下来听一次?”托马斯问。

“就一次?”

“就一次。”

维克多朝托马斯挥了挥胳膊,表示同意。这是合理交换,托马斯有生以来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此。

于是,维克多开着他父亲的卡车回了家。托马斯进了屋,随手把门关上,随后,在寂静之中,他听到一个崭新故事的到来。(Alexie: 452)

托马斯坚信印第安民族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主动邀请维克多听他讲故事,而当维克多满口答应时,托马斯非常高兴,通过他的努力,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更加团结。这其中,他的故事(口述传统)的作用不可忽视。当阿莱克西说“维克多听到一个崭

新故事的到来时”,一个崭新的、发展的印第安保留地图景展现在读者面前。

口述传统只是印第安部落传统的一部分,托马斯在执著地讲故事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故事。他敢于冒险,这些冒险是成年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印第安传统中青少年都要经历成年仪式,即离开家庭去历险,不带食物和水,到荒野中寻求所梦到的保护神,其目的是经历身心考验,为成年做准备。^①虽然现在保留地上的马已经不见了,但是探险的本质和精神没有变,其交通工具可以是自行车、汽车、飞机,甚至可以是双脚。托马斯在十三岁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历险。他梦到神灵让他去斯波坎瀑布,由于没有驾照,他就步行去了:

“我记得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告诉我去斯波坎,站在市中心的瀑布前等奇迹。我知道我一定要去,但是我没有车,没有驾照,我只有十三岁。于是,我一路走过去,走了一整天,终于到了瀑布。我在那儿站着等了一个小时,然后你爸爸走了过来。‘你小子在这儿干嘛?’他问我。我说:‘等奇迹!’然后你爸爸说,‘你在这儿除了被抢什么也得不到。’”(Alexie: 449)

托马斯没有发现奇迹,后来是维克多的父亲给他买了食物开车送他回保留地的,但是他们俩之间却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后来,托马斯意识到其实维克多的父亲及他们之间的谈话本身就是奇迹。这次经历使他懂得了部落成员相互帮助的重要性,使他在思想上更加成熟。

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克多和托马斯的菲尼克斯之旅也是他们的一次历险,从而成为成人仪式的一部分。首先,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保留地。长距离的驾车考验了他们的耐力和忍耐孤独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他们团结互助的精神。其次,他们经历了死亡。把部

^① Donald F. Tuzin. “Rites of Passage”, i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落成员遗体运回保留地是一件非常郑重的事。死亡使人成熟。再次,这次任务使得他们认识了保留地以外的世界,给他们提供了与其他族裔交流的机会。

维克多的父亲和诺尔玛·千驹是这种成人仪式的导师。维克多的父亲在斯波坎瀑布搭救了十三岁的托马斯,并叫他帮助维克多,使他明白团结互助是部落成熟成员必备的素质。维克多的父亲和诺尔玛·千驹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武士。她扶弱济贫,以另一种方式使年轻部落成员懂得传统的重要性。当维克多酒后殴打托马斯时,她上前阻止,并把不听话的孩子送到长老处,让他们听长老讲故事,这也是发掘传统的一种体现。

虽然小说中的冒险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冒险,但只要是冒险就需要勇气。维克多的父亲在菲尼克斯的拖车里死了一个多星期后,因为闻到尸体腐烂的恶臭,才有人发现他。他在城市里的孤立并没有吓倒他,他敢于冒险,敢于挑战,显示了武士的无畏精神。他的死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战死沙场。

传统决定未来,这在故事的组织形式上也有所体现:故事中过去和现在两条时间线交替进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故事以维克多得到父亲的死讯、筹集路费、上路、回程为线索进行叙述,中间穿插了此前他和托马斯的种种瓜葛和诸多恩怨:他们十岁时,美国独立日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使得他们有了做武士、冒险的愿望,他们俩个是志同道合的;十五岁时,醉酒的维克多把絮烦的托马斯暴打了一顿,两人都被千驹拖到长老的帐篷里听故事;十二岁时,维克多踩了马蜂窝,是托马斯帮他把脚拔出来,飞奔逃命的,那时,维克多还很乐观,戏称被叮七处是幸运数。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统一、不可分离,也暗示了传统非常重要,保留地的现在和将来离不开历史。如若保留地成员都像托马斯那样多听故事,多学历史,多讲故事,注重传统和团结,印地安保留地将蓬勃发展。

四

小说中既有绝望,也有希望;既有毁灭,也有创造,这些都以象征的手法表现出来。当维克多和托玛斯开车从凤凰城回保留地时,他们轧死了内华达州唯一的野生生命——一只长耳雄兔:

维克多和托马斯惊奇地发现,在整个内华达地界,什么野生动物也没有,没有水,甚至也没有移动的物体。

“怎么连个活物都没有?”维克多问了不少一次。

现在轮到托马斯开车了,他们才看到第一只动物,可能是整个内达华州唯一的动物吧。是一只长耳雄兔。

“看呀,”维克多喊道,“它还活着。”

托马斯和维克多兴奋不已,互相庆贺着他们的发现。这时,兔子突然冲到了公路上,钻到卡车的轮子下面!

“停下这该死的车!”维克多喊道。托马斯停下卡车,然后倒到死兔子面前。

“噢,天哪!真的死了。”维克多望着轧得粉碎的兔子说。

“真的死了。”(Alexie: 450)

内华达州就是保留地的隐喻,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兔子就如同印第安保留地上的人们,孤独、绝望,只想一死了之。没有了同伴和交流,就没有了生的欲望。然而,共同历险的成功是维克多和托马斯成长过程中关键的一步,使他们消除隔阂,又成为亲密的伙伴,给保留地带来了生机,预示了印第安保留地的美好未来。维克多最后应当托玛斯讲故事时他会听一次,这表明维克多已经意识到传统和团结的重要性。

从此,他和托马斯之间不再是隔阂,而是交流和团结合作,是印地安保留地光明前程的前奏。维克多把父亲骨灰分给托马斯一半,表明他愿意和托马斯分享。维克多父亲的骨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为民族遗产。

文中很多有象征意义的名字表明印地安人的希望和新生。维克多意为胜利者,象征着印地安人的成功和胜利。托马斯·生火显然要燃起人们的希望之火。托马斯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就是印地安部落的希望的火种。他虽然眼高手低,不切实际,飞翔时摔断胳膊,开车时轧死内华达州唯一的一只兔子,但他却通过故事和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们希望。维克多和托马斯不谋而合地要把维克多父亲的骨灰撒到斯波坎瀑布里去,这象征着齐心协力。而斯波坎瀑布不正是生命的活水吗?托马斯说,维克多的父亲会像鲑鱼一样升腾跳跃。印地安人非常尊崇鲑鱼,这不仅仅因为鲑鱼是他们的主要食品之一,还因为鲑鱼可以跳跃,升华成新生命。鲑鱼生于淡水,但是长大后要冲入汹涌大海,离开家园,战激流,无所畏惧;而它们却要在产卵期洄游,再次历险,从大海中返回故土。它们的成人仪式便是勇战激流,游回家园。

凤凰城是另一象征。在基督教里,凤凰既象征不朽,又象征重生。^①传说凤凰有九条命,当它不堪重压时,它就毅然投向了大海,在经历烈火的洗礼之后,获得重生。自焚前,它会华美而孤单地站在火焰里,唱一首优美的挽歌,用翅膀扇动火苗把自己化为灰烬,然后从灰烬中飞旋而出,获得崭新的重生。每一份伟大都要经历凤凰的涅槃,受烈火洗礼,褪去稚气,换来成熟。^②本文中亚利桑那菲尼克斯即是凤凰城,菲尼克斯高温,犹如火炉,可谓重生之火。Arizona可以表示升腾之地(a zone to rise from)。维克多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死掉,就像凤凰自焚了一样,定会获得新生。

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保留地,由于乐观、幽默的“魔法师”人物托马斯的故事、美好梦想、勇敢行为及其在历险过程中与白人平等交流而显现勃勃生机。一个新的故事即将到来,无数美好的梦想即将实现。□

参考文献:

1. Alexie, Sherman.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Say Phoenix, Arizona". *Fi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hort Story*. Eds. Jane Bachman Gordon and Karen Kuehner. Lincolnwood, Illinois: NTC/Contemporary Publishing Group, 1999.
2. Larson, Charles R. *American Indian Fictio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8.
3. Lee, Robert L. "Native American Reservations".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4. Lincoln, Kenneth. *Native American Renaiss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5. Macdonald, Andrew, Gina Macdonald, and Mary-Ann Sheridan. *Shape-shifting: Images of Native Americans in Recent Popular Fiction*.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
6. Momaday, N. Scott. *House Made of Dawn*.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6.
7. "Phoenix (Mythology)".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8.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9. Tuzin, Donald F. "Rites of Passage".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10. 方红:《美国猴王——论杰拉尔德·维兹诺与汤婷婷塑造的恶作剧者形象》,载《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1期,第58-63页。
11. 郭洋生:《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1-5页。
12. 刘海平、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张冲主撰)。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3. 王建平、郭巍:《解构殖民文化回归印第安传统——解读路易斯·厄德里奇的小说〈痕迹〉》,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六卷,2004年第6期,第455-57页。
14. 邹惠玲:《绿绿的草,流动的水:印第安历史的重构》,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第40-49页。
15. 邹惠玲:《从同化到回归印第安自我——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发展趋势初探》,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十七卷,2001年第6期,第18-21页。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① 参见“Phoenix (Mythology)” in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4.

② <http://www.jackgu.com/viewforumpost.asp?postid=45> viewed 2006-6-3.

FOREIGN LITERATURE

BI-MONTHLY, NO. 6, 2007

Editor: HU Wenzhong

Associate Editors: JIANG Hong, MA Hailiang

Selected Abstracts

ZHAO Yang **Victor Pelevin and His Free Kingdoms-Th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Style of Postmodernism** 3

Victor Pelevin is one of the most preeminent writers in contemporary Russia. His novels profoundly represent various layers of society in Russia today in unique forms and language of marked individu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pursue the changes in the writer's themes by relating the major characters with their realistic society. Through the analysis, we find that Pelevin's major characters are, like typical Russians, possessed by the kind of "sorrowful thoughts", no matter where they are and how the conditions might be; and they always have the impulse to pursue freedom on their painful and somehow a little self-punishing kind of spiritual route. Thus we can say that Pelevin's success is largely due to his "free kingdoms", which are created by his unconstrained language.

LIU Kedong **Stories and Dreams, Tradition and Future: The "Trickster" Image and Oral Tradition in Sherman Alexie's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Say Phoenix, Arizona"** 18

In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Say Phoenix, Arizona", the author Sherman Alexie, with easy language, delicat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great humor, tells a story, in which Victor, a young man from the reservation, with the help from his companion, Thomas Builds-the-Fire, goes to Phoenix, Arizona, to get his dead father cremated and transported back to the reservation. The story describes the living conditions on the reservation;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and estranged from within, and suggests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 and heritage, especially the oral tradition. The trickster character Thomas Builds-the-Fire, is depicted as an optimistic, outgoing, crazy story-teller and daydreamer. The success of the adventure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maturation of Victor and Thomas, foretelling a promising future of the Indian reservation.

LING Yue **Stone. A Poet's Metaphor** 32

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 succeeds in keeping away from vulgar politics, for he goes beyond the simplistic resistance and towards great concern for words. He continued to write verses even in exile when he was forty-seven years old, and he produced beautiful poems owing to his solid stone poetics formed in his young days, that is, beauty and words are all, far below which are politics and realities.

FENG Jiqing **Fleeing Desire and Destruction: A Semantic Study of D. H. Lawrence's *Women in Love*** 41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ction of the "displacement" and "destruction" of desire on the level of narrative syntax upon the deep structure and full significance in the text of D. H. Lawrence's *Women in Love*,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emantic implications of this discursive form in characterization and, especially, the linguistic meanings of the themes such as the class division, anti-social attitude, and the fleeing from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ity life. The paper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at in this novel th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and the ideological predicament faced by an intellectual in a specific society are, to a great degree, conveyed by the inner meanings of the "displacement" and "destruction" of desire as the story line and the textual characteristic.